

名家名译

小鹿斑比

Bambi

[奥]萨尔滕◎著 徐炜 徐旻◎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译 序

迪斯尼公司改编塑造的小鹿斑比形象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卡通人物之一。也许,会有很多观众愿意读一读原作者萨尔腾笔下的斑比的故事。

菲利克斯·萨尔腾,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1869年9月6日出生于布达佩斯,1947年10月8日在苏黎世逝世。擅长创作青少年读物,尤以动物小说声名远扬。其中,《小鹿斑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这是一本小书,一本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书。小说观照的是一个拟人化的动物世界,在这里,有神秘的大自然、可爱的小生灵,这一切都牵动着孩子们的心。随着故事的推进,斑比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也在艰难地、点滴地积累着、进步着,这何尝不是每个孩子都要走过的心路历程呢?冬天不可能没有风雪,森林不可能没有危险,成长,也不可能不疼痛。最关键的,是要有像斑比一样的积极态度,坚强笃定,一步一步前行。

这不单是一本孩子们会爱看的小书,还是一本大人们也应该看看的书。幸福,这样一个我们成年人苦苦追寻的命题,在这本看似儿童读物的小说中得到了解答。作者通过叙述斑比的故事,向我们揭开了



幸福的奥秘。幸福,就是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各种感情的维系之间找到平衡点。斑比对老鹿王、对母亲、对法丽娜,都怀着或沉静或炽热的感情,在成为鹿王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对小辈的无限慈爱。看完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只小鹿的幸福是一种带着禅意的幸福,令人心生向往。也许这也正是作者想要的结果之一。

谢谢斑比,教会我们成长,教会我们爱。

C 目 录 CONTENTS

译 序 / 1

第 一 章 / 1

第 二 章 / 4

第 三 章 / 18

第 四 章 / 22

第 五 章 / 32

第 六 章 / 42

第 七 章 / 50

第 八 章 / 58

第 九 章 / 61

第 十 章 / 73

第 十 一 章 / 87

第 十 二 章 / 96

第 十 三 章 / 102

第 十 四 章 / 106

第 十 五 章 / 114

第 十 六 章 / 120



第十七章 / 125

第十八章 / 127

第十九章 / 132

第二十章 / 138

第二十一章 / 146

第二十二章 / 152

第二十三章 / 158

第二十四章 / 163

第二十五章 / 169

第一章

森林里有许许多多狭小隐蔽的空地，看上去好像完全向外界敞开，实际上却被周围的灌木丛遮蔽得严严实实。他就是在这样一片空地上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片空地很小，正正好好只容得下他和他的妈妈。

他站在那儿，颤抖着四条小细腿，茫然的眼睛看着面前这个朦胧的世界，目不转睛，却什么也看不清。于是他把脑袋耷拉下来，浑身哆嗦着，还完全是愣头愣脑、昏昏沉沉的。

“多漂亮的孩子啊！”一只喜鹊叫道。

她正好打这儿经过，被这位母亲分娩时低沉的呻吟声吸引过来，停在附近的树枝上。“多漂亮的孩子啊！”她又重复了一遍。尽管没人搭理她，她还是继续叽叽喳喳。“他能站起来，能走，这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多有意思啊！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新鲜事儿呢！当然啦，你可能会说，我还很年轻，出窝才一年。但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这样一个孩子，出生才刚刚一分钟，就已经开始走路了！我愿称其为卓越非凡。真的，我发现你们鹿做的每件事都是卓越非凡的。他能跑吗？”

“当然能，”这位母亲轻轻地回答道，“但是请原谅，我现在没空跟



您说话。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而且我还感觉有点儿虚弱。”

“那您可别为了我而为难自己,”喜鹊说,“其实我自己也没多少时间。但是这种场面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想象一下,生儿育女这种事情对我们喜鹊来说是多大的忧虑和麻烦啊!我们的孩子们破壳而出的时候根本不会动,只能老老实实在窝里等着我来照顾。照顾,我得说,这种照顾是你根本无法理解的。喂养他们真不容易,看好他们也是一桩麻烦事。您只需想一想,一面要为孩子们觅食,一面又要时刻警惕着,生怕他们出什么事,这真是让我操碎了心!一旦我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遇上危险就只能坐以待毙。我说的这些你能听明白吗?要等到他们自己能动,长出羽毛,看起来有了鸟的样子,那得等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呢。”

“对不起,”刚刚生下孩子的母亲回答道,“我没在听您说话。”

喜鹊飞走了。“蠢东西,”她心想,“漂亮是漂亮,但是很蠢。”

这位母亲几乎没有注意到喜鹊的离开。她正全神贯注地为她的新生儿洗着澡。她用舌头舔舐着他,传递出一种温暖的讯息,抚摸着、亲吻着他的全身。

小家伙还是站不稳。母亲轻轻地吻遍他的全身上下,他终于打起精神站直了。他小小的红色外衣还是有点儿乱,缀着漂亮的白色斑点,在他茫然的小脸上,还透着浓浓的倦意。

周围严严实实地长满了榛树、茱萸、黑刺子和小接骨木等灌木丛。高大的槭树、桦树和橡树,在它们上方搭出了一个绿色的屋顶。灌木丛下面,凤尾草、豌豆和鼠尾草从坚硬的黑褐色泥土里钻出来,再下面则铺着一层怒放过后的紫罗兰叶子和初生的草莓。清晨的阳光透过

茂盛的簇叶洒下缕缕金光。整个森林回荡着欢声笑语，弥漫着快乐的情绪。黄鹌乐个不停，鸽子咕咕直叫，画眉吹着口哨，燕雀吱吱鸣啭，山雀唧唧啁啾。在他们的歌声中，松鸦一边发出骇人的尖叫一边在树间飞过，喜鹊在一旁冷眼嘲笑着这一切，野鸡们则高谈阔论喋喋不休。有时候，啄木鸟会发出一声狂喜的尖叫，盖过其他所有的声音。老鹰明快尖厉的叫声划破森林上方的天空，连嗓音嘶哑的乌鸦合唱队也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演出。

小鹿一点也听不懂这些歌声鸟语。他甚至根本没听见。他也没闻到树林中弥漫着的各种气味。他只听见自己的外衣被舔舐的声音，那是妈妈在擦洗他、温暖他、亲吻他。他除了身边妈妈的体香之外，什么也没有闻到。他觉得妈妈的气息很好闻，于是便依偎得更紧了，在她那儿四处寻找着，终于找到了赖以生存的乳汁。

他吮吸着，妈妈继续抚摸着她的小宝贝。“斑比！”她呢喃着。每过一小会儿，她就要警惕抬起头，听一听周围的动静，闻一闻风里的气息，然后才又放心地低下头，幸福地亲吻自己的小鹿。

“斑比，”她又呼唤了一遍，“我的小斑比。”



第二章

初夏时分，树木在蓝色的天空下岿然不动，舒展着枝叶，沐浴着径直泻下的阳光。灌木丛中，缀着星星点点的红花、白花、黄花。其中一些灌木上已经结出了果实。一团团鲜嫩而结实的果实挂在纤细的树枝上，像一只只紧攥的小拳头。地上，朵朵鲜花破土而出，像是五颜六色的繁星，使曙光中的森林洋溢着宁静、热切、多彩的欢乐气氛。四处都散发着叶子、鲜花、湿土和树木的香气。每当晨光熹微或日薄西山之时，整个森林就会回响起成百上千种声音。而从早到晚，蜜蜂和黄蜂总在嗡嗡地叫着，馥郁宁静的森林里充满了他们的窃窃私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斑比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时光。他跟在妈妈身后，走在灌木丛中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在那儿散步是多么惬意啊！茂盛的枝叶在他身上摩挲着，柔顺地弯向两边。这条小路看起来布满障碍，其实却对他们的前行构不成一丁点儿威胁。这样的小路到处都有，形成了树林中的阡陌交通。斑比的妈妈对这些路都非常熟悉，当斑比停在一株灌木前，觉得那是一座堵死的绿墙时，妈妈总能毫不犹豫、毫不费力地重新找到新的小路。

斑比有好多问题，他很喜欢向妈妈提问题。提出一个疑问，听听妈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这对斑比来说是最大的快乐了。对于为什么

他一点力气也不用花费，问题就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斑比从来也不曾感到过惊奇。他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提问让他非常快乐。翘首等待答案的过程也让他非常快乐。如果答案正好印证了他的想法，他就会感到满足。当然，也有一些时候，他并不理解妈妈给出的答案，但是他还是很快乐，因为他正忙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象那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他也知道，妈妈没有告诉他完整的答案，或者故意隐瞒了一些她明明知道的事情。这对小时候的斑比来说，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在心里保存那一份强烈的好奇心和奇妙愉悦的猜测，这种期望让他既焦急又快活，然后再渐渐变得平静。

有一次，他问“妈妈，这条路是谁的？”

妈妈回答道“是我们的。”

斑比又问“你和我的？”

“是的。”

“我们俩的？”

“是的。”

“就只属于我们俩？”

“不，”妈妈说，“是我们鹿的。”

“什么是鹿？”斑比问出这个问题以后，自己忍不住笑了。

妈妈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也笑了出来。“你是一只鹿，我也是一只鹿，我们俩都是鹿，”妈妈说，“你明白吗？”

斑比乐得直蹦。“嗯，我明白了，”他说，“我是一只小鹿，你是一只大鹿，是这样吗？”



妈妈点点头说“现在你懂了。”

但是斑比那股较真劲儿又上来了。“除了你和我之外,还有其他的鹿吗?”他问道。

“当然喽,”妈妈说,“还有很多呢。”

“他们在哪儿呢?”斑比叫了出来。

“就在这儿,到处都有。”

“可是我没看见他们呀。”

“你很快就会看到的。”妈妈回答道。

“什么时候?”斑比带着急切的好奇心站在那儿不动。

“很快。”妈妈平静地继续往前走。斑比跟在她身后。他一声不吭,因为他正在思考“很快”是什么意思。他得出的结论是“很快”肯定不是“现在”。但是他不确定“很快”会不会有一天不再是“很快”,而变成“很久”。突然,他问道“这条小路是谁修建的?”

“我们,”妈妈回答道。

斑比吃了一惊“我们?你和我?”

妈妈说“我们,我们……我们鹿。”

斑比又问“哪些鹿?”

“我们大家。”妈妈简短地回答道。

他们继续前行。斑比兴高采烈,蹦蹦跳跳,但是始终紧紧跟在妈妈身边。突然,在他们前方,有什么东西在地上悉索作响。有个东西在凤尾草和野莴苣底下拼命逃窜。在一声气若游丝可怜巴巴的惨叫之后,一切重归平静。只有草叶还在那儿不住地颤抖着,最后也慢慢恢复了原样。一只白鼬逮着了一只老鼠,飞快地穿过他们身边,准备

享用他的大餐。

“那是怎么回事？”斑比惶恐地问道。

“没什么。”妈妈安慰着他。

“但是，”斑比颤抖着说，“但是我看到了呀。”

“对，对，”妈妈说，“别害怕。是白鼬杀死了一只老鼠。”但是斑比还是惊恐不已。一阵不可名状的巨大恐惧攫住了他的心。他吓得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终于，他问道“他为什么要杀那只老鼠？”

“因为……”妈妈犹豫不决，“我们赶快走吧。”她装做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让她突然忘记了他的问题似的。她开始加快步伐，斑比蹦蹦跳跳地在她身后跟着。

之后，他们休息了好一会儿，又静静地上路了。终于，斑比忧心忡忡地问“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杀死一只老鼠？”

“不会的。”妈妈回答说。

“永远不会？”斑比问。

“永远不会。”妈妈回答。

“为什么不会？”斑比松了口气。

“因为我们不杀生。”妈妈简洁地回答。

于是，斑比重新高兴了起来。

路边的一棵小白桦树上传来一阵高声的叫喊。妈妈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而斑比则停了下来，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头顶的树枝上有两只松鸦正为抢夺一个窝而争吵不休。

“滚开！你这个无赖！”其中一只叫道。

“别激动，你这个傻瓜，”另一只毫不示弱，“别以为我会怕你！”



“找你自己的窝去!”第一只怒吼着,“否则我就打破你的脑袋!”他怒不可遏,骂个没完“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另一只松鸦发现了斑比在看他们,就飞到低一点的树枝上,尖着嗓子冲他大叫“看什么看,丑八怪!”

斑比吓得赶紧跑开。他追上了妈妈,小心翼翼地继续跟在她的身后,还暗自庆幸妈妈没有发现他刚才没有跟上。

过了一会儿,他问“妈妈,什么是臭不要脸?”

“我不知道。”妈妈说。

斑比想了一会儿,又开始新一轮的提问。

“妈妈,他们为什么对彼此那么凶呢?”斑比问。

“他们在为食物而争吵。”妈妈回答说。

“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为食物而争吵?”斑比追问道。

“不会。”妈妈说。

斑比问“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够大家吃。”妈妈回答道。

斑比还想知道些别的。“妈妈!”他又开始了。

“怎么了?”

“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互相发火呢?”他问道。

“不会的,孩子,”妈妈说,“我们不会这样的。”

他们继续前行。不久之后,他们眼前的景象变得亮了起来,非常明朗。小路的尽头长满了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荆棘和灌木。只需再走几步,他们就能踏上那片展现在眼前的明亮而开阔的地带了。斑比想要一跃向前,而妈妈却停下了脚步。

“那是什么？”他已经快活了起来，急切地问道。

“草地。”妈妈回答道。

“草地是什么？”斑比刨根问底。

妈妈打断了他。她说“很快你自己就会明白的。”她的神情变得非常严肃、非常警惕。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把头扬得高高的，专注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她深深地呼吸，辨别空气里的气息，神色凝重。

“没事，”她终于说，“我们可以出去。”

斑比正要往前蹦，妈妈拦住了他。

“等在这儿，直到听见我叫你。”她说。斑比立即乖乖站着不动了。“这就对了，”妈妈表扬他，“现在好好听我跟你说话。”斑比见妈妈说得那么严肃，心里感到非常紧张和激动。

“在草地上散步可没那么简单，”妈妈继续说道，“这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情。别问我为什么。以后你自己会找到原因的。现在，你要完完全全按我说的去做，行吗？”

“行。”斑比保证道。

“好，”妈妈说，“我先单独出去，你就站在这儿等着。你要一刻不停地盯着我看。如果看见我往回跑，你就要立即转身，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我很快就会追上你的。”她突然沉默了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情。然后她又认真地说“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撒开脚丫子，尽力奔跑。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一定要跑……就算看见我倒在地上……不要管我，懂了吗？不管你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都要立刻转身开始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你能向我保证吗？”

“能。”斑比见妈妈说得那么严肃，就轻轻地答应了。



她继续说下去。“如果我叫你,你就出来,”她说,“但在那儿不能东张西望,也不能问问题,你要马上跟在我身后跑。你必须明白:跑的时候,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什么都不能想,就只是跑。只要我开始跑,你就得马上也跑起来,不停地跑,直到我们回到这儿。你不会忘记吧,嗯?”

“不会。”斑比忧虑地说。

“那我现在就先走了。”妈妈说道,看起来变得沉着了一些。

她出去了。斑比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看她如何迈着缓慢而谨慎的步子走着。他站在那儿,满怀着期望、恐惧和好奇。他看着妈妈如何耳听八方,看到她紧缩身子,他也吓了一跳,准备跳回丛林。然后妈妈又平静下来,重新舒展身体。她满足地朝四周看了看,叫道:“来吧!”

斑比一跃而出。他被巨大的快乐淹没了,把之前的忧虑忘得一干二净。以前在丛林中,他只能看见头顶绿绿的树梢,偶尔才能瞥见一眼蓝天。

现在,他看到了整个悠远辽阔的天空,他感到了不明来由的快乐。在森林里,他只能时不时地看见一束零星的光线,或是在枝叶间嬉戏的柔和斑驳的光。现在他却突然沐浴在这炫目而热情的阳光下,任凭它用无穷的力量照耀着他。他站在这灿烂温暖的阳光下,灿烂使他闭上了眼睛,温暖却开启了他的心扉。

斑比就像是中了邪。他快乐得完全忘记了自己。他简直是疯狂了。他尽情地跳跃,三次、四次、五次。他没办法不这样。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着他去跳跃。他高兴地舒展着年幼的肢体,自由

自在地畅快呼吸。他呼吸着周围的空气，草地的芳香让他感到了一种接近于迷狂的快乐，他必须要蹦，他必须要跳，来宣泄自己心中的这种感觉。

斑比是个孩子。如果他是人类的孩子，他一定会呼喊。但是他是一只小鹿，鹿是不会呼喊的，至少是不会像人类的孩子那样呼喊。所以他通过用自己的四肢和身体，通过把自己抛向天空，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妈妈高兴地站在一旁。她看着斑比像发疯一样，高高跳起，又笨拙地落回原地。她看着他茫然困惑地看看四周，然后又没完没了地蹦蹦跳跳。她知道，斑比只在森林里狭窄的鹿道上行走过，在他还很短暂的人生经历中，他已经习惯了只在丛林内活动。他现在之所以待在一个地方蹦蹦跳跳，不懂得移动，是因为他还不知道如何在这广阔的草地上自由驰骋。

妈妈伸出前腿，向斑比弯下身子，笑眯眯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她一下子跳开，跑了一圈，疾风过处，深草嗖嗖作响。

斑比吓了一跳，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是要他跑回丛林的信号吗？他想起妈妈曾叮嘱他“无论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都不要管我。你所要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地跑。”想到这，他正准备转身，像妈妈指示过的那样去跑，这时，妈妈却突然飞驰而来。伴随着一阵奇妙的嗖嗖声，妈妈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她向他弯下身子，像刚才一样冲他笑了笑，喊道“来抓我呀！”说完她立刻就跑开了。

斑比感到很迷茫。她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她又飞快地跑了回来，快得令他感到晕眩。她用鼻子碰了碰他的身体，很快地说了声“试着来抓我！”说完就又跑开了。



斑比开始跟着她。他走了几步之后，就撒开蹄子奔跑起来。他感觉到，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自由自在地在飞翔。草地在他的脚下，随着他轻快的步伐大片大片地掠过。斑比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草叶发出的嗖嗖声在他听来非常悦耳动听。草叶从他身上拂过时，他感受到了它那如丝绸般不可思议的柔软。他跑了一圈后，又转身在另一个地方跑一圈，就这样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跑。

妈妈静静地站在一旁，喘着气。她的双眼紧紧地跟随着斑比的一举一动。斑比肆意地驰骋着。

突然，他不跑了。他停了下来，走到妈妈面前，优雅地提起前蹄，快活地看着她。接着，他们母子俩愉快地并肩散起步来。

由于他来到了开阔地带，斑比的身心完全沉醉在蓝天白云、阳光草地之中。他瞥了一眼太阳，令他头晕目眩。他感受着背上温暖和煦的阳光。

现在他也开始用眼睛观赏这片草地了。他每走一步，都会发现草地那令他惊异的神奇之处。在这里，你见不到一丁点儿森林里那种泥土，因为每一寸土地都被茂密的草叶覆盖着。这些茂密的草叶成群结队地摇曳起伏着。每当有脚步落下，草叶就会轻轻地向旁边弯去，之后又安然无恙地直起身子。在广阔的绿色草地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白色的雏菊、又厚又圆的红色和紫色的苜蓿花、金色明媚的蒲公英。

“妈妈！看！快看！”斑比叫道，“那里有一朵花在飞！”

“那不是花，”妈妈说，“那是一只蝴蝶。”

斑比痴迷地盯着这只蝴蝶看。它从一片草叶上轻盈地飞出，跳着让人目不暇接的舞步。接着，斑比发现草地的上空还有许许多多的蝴